

书到用时

叶辉
— 著

重庆大学出版社

书到用时

叶辉
— 著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书到用时 / 叶辉著.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2.2

ISBN 978-7-5624-6564-5

I. ①书… II. ①叶…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21587号



书到用时 shu dao yong shi

叶辉 著

特约策划 彭毅文
责任编辑 郝志坚
特约编辑 彭毅文
装帧设计 陆智昌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邓晓益

社址 (401331) 重庆市沙坪坝区虎溪大学城重庆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重庆市沙坪坝区虎溪大学城西路21号)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印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1240 1/32 印张: 9 字数: 198千

2012年3月第1版 2012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6564-5 定价: 29.8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 违者必究

序一 读书何以有用

梁文道

为了显示读书有用，我们这群香港爱书人无所不用其极。例如办读书杂志，每期专题都要尽量配合社会趋势和流行话题。地震来了，想也不用想，当然得做和灾难有关的题目，介绍些有关灾难的必读巨作，好让大家发现原来连天灾这么厉害也逃不出书的手掌心。

这种介绍书的文章有点像现在香港中学生很流行的通识育功课，总是照时事填充一份很“多角度思考”很有内容的报告出来。一弄不好，所谓的“多角度思考”其实就是一堆观点和数据的罗列；而那些观点和资料，不消说，全部来自互联网。如果有机会看这些功课，你大概会以为学生全在互相抄袭，因为里头引用的数据都很像。其实不是的，这只是懒惰的结果。我们在 Google 搜索一个关键词，头两页出现的网页链接就是功课“多元”观点的来源了。

更常见的问题出在这些功课的结构上。一篇东西有不同甚至彼此矛盾的论点不一定就能显示你懂得“多角度思考”，假如没有一套逻辑清晰的架构安放它们的话；这便只能叫做混乱，或者“短路”。同样的道理，材料再五花八门，假如不知简繁轻重，看到什么就丢什么进去，那就叫做垃圾堆填，而不是信息完备。

台湾出版奇才詹宏志纵跨纸媒网络两世代，他当然喜欢而且擅用

互联网时代带来的无限知识宝库，但是处理如斯庞大信息量的方法与能力，他得承认还是来自阅读。读书和上网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自成架构，每一本书的有限恰恰就是一套结构的显现。在网上搜寻古罗马的材料，可以是趟漫无边际的追逐；在一本罗马史书中得到的，则是行程有始有终，景点也布置得站站分明的旅行。我甚至以为，一个经过充分阅读训练的人，就算上网搜集资料也能分外地得心应手。

这或许是老一辈人的想法。尤其干传媒这行，真得有三头六臂的功夫，遇到任何事件，都要即刻为它联想出各式各样的关联，使之立体，让它丰满。所以香港有不少传媒前辈都是深藏不露的杂学家，平常写报道下标题看似风平浪静，肚子里的墨水却如海潮汹涌。而叶辉正是这等人物，三十多年来从体育记者做到报社社长；细致的专访，耸动的头条，他都优而为之。另一方面，他又分裂出好几个笔名，写诗，写散文，写小说，办文化刊物，而且提携后进，成为香港文坛年轻人心目中的大长老。许多文艺青年都觉得很不可思议，一个畅销大报的社长到底是怎样在审理完杀人放火的消息之后，又回到家中平心静气地埋首攻读齐泽克；又如何可能在夜半为艺人裸照配上香艳刺激的标题之后，复于清晨吟诗一首以和他心爱的保罗·策兰？这简直就像机器猫小叮当在两个世界中间开了一扇任意门。

这部《书到用时》或许就是答案了。卸下传媒主管工作的重担，如今叶辉每周只在报纸上写一篇书话，非常完整地把 he 传媒人和读书人的身份结合呈现。电影《蝙蝠侠》来港取景，北京奥运风波，贝·布托被人暗杀，这等报刊上的头等大事都成了他展露学问的机会，让你知道事事有来历。就像一个少不更事的青年和一位见多识广

的前辈在广式茶楼饮早茶翻报纸似的，你才兴奋地读出一条惊天大消息，他就接了过来条分缕析、引经据典，冷冷地把你的一句感慨变成一篇真正“多角度”思考的时事分析，仿佛世间万事尽在老夫计中。叶辉这派头，实是香港前辈文人的小传统。多少世外高人平日隐姓埋名，表面上只不过是这腥风血雨的传媒江湖中的小角头，什么“巨鲸帮”帮主“五毒教”教主，自命名门正派的少年才俊多半要瞧他不起，没想到那传说中的后山扫地僧正是眼下此人。

尽管如此，每个人处理信息的方式都还带着点个性。由于我也喜欢这种“读书有用”的路数，喜欢在评析时事的时候夹带书介，在推荐书籍的时候以潮流话题为引，所以我便特别关心叶辉的招数门径。以前一篇篇发在报端还没仔细注意，如今一口气全书读毕，我才发现叶辉果然是个诗人。同样是借时事引介书籍，他的思路特别跳跃。例如讲股市的疯狂，换作是我，自是一板一眼地谈些讨论市场逻辑的心理学论著；而叶辉却想到了疾病，用两本揭发现代医药产业真面目的书间接折射出股民的迷信心理。这已不只是博学，更是想象力的驰骋，叶辉说到底骨子里是个文学人，就算接收外在环境的刺激也有别样感官，即便消化信息也有另一副肠胃。看《书到用时》，我看到的便是一套容纳讯息整理观念的有趣框架。如果青年学子想学好“通识教育”，最好别只沉溺于网络搜索，而且得在阅读中养成这种能替万物命名能为趋势定向的框架。

序二 读书的人，不读书的城

严飞

这本书的内容绝对上乘。叶辉在香港有“民间学者宗师”、“文化界北野武”之美誉，可见真功夫的到家。这是一位会因为法国哲学家波德里亚逝世而推掉与友人的饭局，选择在家独自沉重思索的读书人，无疑，这样的读书人在香港是作为一种异类存在的，所以他们的阅读经验更显珍贵。

书到用时当为用，书的理想归宿是得其所用。在这本书里，叶辉从自己广博的阅读生涯里挑选出了诸多书籍，并以这些书籍为背景，去讨论各项时事议题。从严肃的政治话题，例如缅甸的袈裟革命、巴基斯坦流亡女总理贝·布托的被暗杀，再到严肃的人文思想话题，例如左派的诞生与消亡、摄影的记忆与象征，以至香港本土热话的电视剧《溏心风暴》、蝙蝠侠来港、天水围的贫穷经济学等市井民生，叶辉总能顺手拈来，通过援引大量自己熟读过的书籍，或者作为论据，或者作为案例，透过事件予人的本相，去探讨内里的真意。青文书屋老板罗志华葬身书堆的悲剧，叶辉搬出捷克作家赫拉巴尔（Bohumil Hrabal）的代表作《过于喧嚣的孤独》（Too Loud A Solitude）来暗讽香港的现实：喧嚣的是机器一样的世界，孤独的是废纸一样的人和书。蝙蝠侠在香港的风靡，叶辉看到的却是思想家齐

泽克所提出的“普遍性三层次”：全球化的普遍性之下，资本形式与国族的关系，不一定是强制的压迫，也可能是某种自我殖民化，是对文化平等革命的普遍需求。

书到用时当为用的第二层意思：读书人要学以致用。读书虽然出于个人爱好，“学问只在自修”，读书人也好讲究一个读书人的傲慢之气和独有的姿态感，但是倘若与寻常社会生活相脱离，关起门来独自品评，则未免有些敝帚自珍小家子气。满腹经纶，不必然说需要拯世济民，但至少应该有能承担和公众相呼应的勇气，通过个人的思考和阅读轨迹，带动整个社会的思考和讨论，甚至因此可以培养出哪怕是一点点普通大众对于精神世界的探索（这正是香港极度缺失的）。这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言：“文章在刊物发表，便是供公众阅读的‘响应’。不一定要树立什么读书人的形象和权威。”

只是这两点，在“娱乐至死”（作者语）的香港，在这座不读书的城市中，显得多么的冷清与落寞，知音寥寥，书到用时，弦断无人听。

目 录

序一 读书何以有用 梁文道

序二 读书的人，不读书的城 严飞

- 1 天气真的改变了历史？ ... 1
- 2 新三国时代的诞生 ... 16
- 3 活在谣言充斥的时代 ... 24
- 4 收入是一连串的事件 ... 29
- 5 奥运背后微笑的诸神 ... 35
- 6 战争隐喻与民族英雄 ... 41
- 7 与种族主义的幽灵同在 ... 46
- 8 欧洲杯：借来的破壶 ... 52
- 9 建筑之“负”与建筑之“恶” ... 59
- 10 一件T恤就是一种态度 ... 66
- 11 蝙蝠侠：疯狂的保守主义者 ... 72
- 12 蝙蝠侠的超级敌人 ... 76
- 13 英超：繁花满眼的烂摊子 ... 79
- 14 大气电波的战争 ... 85

- 15 还我街道与骑劫公园 ... 90
- 16 基建和建筑的想象 ... 95
- 17 处长先生，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 100
- 18 1968 年 5 月的革命想象 ... 107
- 19 街头艺术与迪斯尼化社会 ... 112
- 20 《塘心风暴》与“善恶对立寓言” ... 117
- 21 左派的吊诡：“他性”的政治 ... 122
- 22 再见，龙剑飞 ... 129
- 23 狂欢之后我们做些什么？ ... 133
- 24 如果昆曲和粤曲也有一个巴伐洛堤 ... 140
- 25 哀伤的九月 ... 144
- 26 罗志华的“一人战争” ... 148
- 27 用眼睛聆听小飞侠的尖叫 ... 153
- 28 林尚义的几个凝镜 ... 158
- 29 梁羽生去矣，一个世代去矣！ ... 163
- 30 牛的反抗就是人的反抗 ... 168
- 31 拷问印度，也拷问世界 ... 173

32	座头鲸与无比敌 ...	180
33	客厅战争 谁主浮沉 ...	185
34	军队有枪，只为屠杀平民？ ...	191
35	当军阀尊称昂山素季为姑姑 ...	199
36	腐败的不是权力而是恐惧 ...	204
37	亚洲解殖强人的女儿们 ...	210
38	你创造了夜，我制作了灯 ...	214
39	不情愿的宗教激进主义者 ...	219
40	普京如何成为美国总统 ...	226
41	莱辛·共产党·《此时·此刻》 ...	232
42	莱辛与猫：猫的一生就是人的一生 ...	238
43	风灾的梦魇，南方的黑人 ...	243
44	为什么要“清一色”国籍？ ...	247
45	放屁艺术家 ...	252
46	启蒙之书 ...	260
后记 带一本书到西九龙 ...		269

1 天气真的改变了历史？

2007年以来，世界各地接连爆发多场特大天灾，由2008年初的中国雪灾到稍后的缅甸的风灾，近日本港及华南的雨灾，乃至世界各地的旱灾和洪灾，人命伤亡惨重，这些天气惹的祸还没有包括地震和火山爆发，愈来愈多气象学家倾向于认同，特大天灾的主要成因是“反圣婴”^{*}紧接着“圣婴”^{**}出现。

1997年出现“超级圣婴”，1998年到2000年持续出现“反圣婴”，这种全球化天气现象在过去并不多见，有人危言耸听：圣婴与反圣婴持续现象是世纪末现象，预示着第六次物种大灭绝即将来临。美国女作家劳拉·李（Laura Lee）的“气候历史学”著作——《雨的诅咒：天气如何改变历史》（*Blame It on the Rain: How the Weather Has Changed History*）正好让我们思考天气与历史的关系，继而学会勇气而且有所承担地面对今天，以及未来。

劳拉·李告诉世人：天气变化一直在改变人类历史和命运，比如说，第一颗原子弹之所以投在广岛，是由于当地晴朗的天气，另一颗原子弹原定投放在小仓市，但当地当日乌云密布，便投在备选的长崎。又比如希特勒重蹈拿破仑覆辙，敌不过莫斯科摄氏零下20度至30度的严寒天气，溃不成军。1800年8月30日，美国弗吉尼亚数千奴隶计划起义，可是一场特大暴风雨导致革命化为泡影；相反，18世纪的法国经济危机四伏，春旱令食品价格暴涨，一场冰雹彻底砸坏农田，饥民终于拿起武器，为法国大革命拉开序幕……

* 即拉尼娜现象。——编者注，下略。

** 即厄尔尼诺现象。

大暖化与长夏

布莱恩·费根（Brian Fagan）是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人类学荣休教授，他长期研究气候与历史的关系，赢得“考古学作家”的称号，他在《历史上的大暖化：气候变迁与文明兴衰》（*The Great Warming: Climate Change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Civilizations*）一书中指出：一千年前的全球大暖化，重新分配世界文明的版图，既让蒙古帝国差点并吞欧洲，也让法国葡萄酒独步全球——文明的去留，就像掷硬币，正反的几率是一半对一半。

是的，一千年前地球经历了一场改写历史的升温期，全面翻转人类文明：欧洲步入兴盛期，华北闹出大饥荒、吴哥窟加速覆灭、玛雅文明土崩瓦解。费根自称“不怕被讥笑的通才”（unashamed generalist），他试图串连气候变迁与人类历史——这是“气候决定论”（climatic determinism），古代气候数据不全，如今可从树轮、冰芯、岩芯、深海沉积物……取得古代气候信息。费根著有《漫长的夏天：气候如何改变人类文明》（*The Long Summer: How Climate Changed Civilization*）一书，探讨“一万五千年前，大冰河时代结束，地表温度开始升高，人类进入漫长的夏天……”

费根指出：最大的天然灾害发生在公元前 5600 年，当时地中海海面上升，大水冲进古黑海的低矮盆地中……冰床崩解加快了冰河时代结束以来海水上升的速度……残存于人类记忆中的古黑海洪水，后来，也许就成了《圣经》所载的洪水……

大暖化的唐帝国

中国人论历史成败，总会从“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入手，但史书很少讨论天气的因素，历史教科书则多从人的因素分析得失。因此，中国人看历史，大多重人事而很少兼顾气候——不是不说“天”，可是一说便说到“天意”，而不是天气，总是重“五行”而轻“科学”，古代如此，于今尤烈。

费根在《历史上的大暖化》中指出：气候造成的历史结果俯拾皆是：墨西哥湾流突然中断了，形成一千年的寒冷期，近东人因而放弃狩猎与畜牧业转而从事农业；黑海出现灾难性洪水，逼迫移民深入欧洲；撒哈拉地区逐渐暖化与干燥，导致牧民沿着尼罗河岸过着冒险的生活，罗马帝国往北延伸到高卢，但是最远只能到达气候仅能维持种植之处；6世纪时，东非的雨季增长让鼠群和黑死病传遍整个地中海世界，刺激大规模的集体迁徙，因而形成现代欧洲与中东……

中国的大暖化时期又如何？德国气候科学家豪格（Gerald Haug）率领的德、中、美研究小组，对在雷州半岛取得的岩芯进行古代气候研究，从而掌握东亚古代冬季季风强度，其中一个结论是唐朝军队与阿拉伯大军激战于中亚重镇怛逻斯，唐军大败后，唐朝开始衰落，其时恰好处于该次季风异常的少雨干旱期。长期干旱和夏季少雨导致谷物连年歉收，激起农民起义，并最终导致唐朝在907年灭亡。尽管豪格的研究并无考虑唐朝“藩镇割据”等因素，但从全球大暖化的脉络透视大唐覆灭的原因，未始不是“新观点”。

风云与疫症

古人深信风和云的变化既是气候的变化，也是时势的变化，故此“风云”一词有多重含义，既指天象，亦指时势，而战阵亦以风、云命名；《后汉书·方术传》说杨由其人“少习《易》，并七政、元气、风云占候”，秦汉方士能预卜风云变幻，但那不是天文学，只是“方术”；《后汉书·皇甫嵩传》有“将军权重于淮阴，指挥足以振风云，叱咤可以兴雷电”之说，说的就是时势。

话说赤壁之战，诸葛亮“借东风”只是小说家之言，但借助天象施以“火烧连环船”也不一定是无稽之谈——那不是神机妙算，说穿了，只是杨由之流的方术，以及借助时势，施展出奇制胜的战术。那是说，谁掌握气候，谁便占得战争的先机——赤壁之战时值十一月隆冬，多刮北风，按气象规律，严寒后回暖，起东南风只是常识。

史实却非如此，《三国志·吴书》有两段说得很清楚：“时刘备为曹公所破……遣诸葛亮诣权，权遂遣瑜及程普等与备并力逆曹公，遇于赤壁。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瑜之破魏军也，曹公曰：孤不羞走。后书与权曰：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那是说，孙刘联军的主帅是周瑜，诸葛亮只是奉刘备之命，游说孙权；更重要的，是曹军败于疫症，而非“火烧连环船”。时值寒冬，曹军患了什么疫症，疫症是否跟气候相关，才是这场战争的重点。

赤壁之疫

据《三国志·吴书》所载，赤壁之战，曹操不认输，他不承认败于周瑜，声称只是由于疫症折损战力，才烧船撤兵。这说法也有史实依据，《后汉书》的《孝桓帝纪》及《孝灵帝纪》载，由公元151年至182年，32年间的正月至三月，至少有七次“大疫”。

赤壁之战发生于公元208年，据《后汉书》、《三国志》及有关文献记载，建安十三年至司马炎灭吴（公元208年至280年）这73年间，“大疫”频繁，“疫气”、“暴疾”（周瑜死因）、“疫旱并行”、“疾疫”、“疫疠”、“疠气”，俱为当时流行病的不同名称。

史家按现代病理学研判，“大疫”可能是急性血吸虫病、疟疾或斑疹伤寒，疫症历时六十多年，遍及各地，也有可能不限于一种，而是数种交替爆发。李友松的《曹操兵败赤壁与血吸虫病关系之探讨》指出，曹操赤壁兵败，乃血吸虫病严重流行之时，马王堆西汉墓女尸体内，也有血吸虫虫卵。赤壁战场为血吸虫病流行区，但时值寒冬，并非急性血吸虫病的流行季节。

疟疾流行于长江流域，传播季节是四月至十月，曹军劳师远征，极有可能在征途上染病而在军中传播，晋代葛洪著有《肘后备急方》，其中“治寒热诸疟方”即专治疟疾。斑疹伤寒也是当时流行的传染病，东汉名医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序》载，建安以来十年左右，其族二百多人有三分之二病死，患者身上“斑斑如锦纹”，那是斑疹伤寒。

战争与疫病

斑疹伤寒流行于战争及饥荒时期，多发病于寒冷地区的冬春季——那正是赤壁之战的时空背景。《三国志》称流行病为“疫病”，此病的专门研究可远溯至隋代，隋太医巢元方著有《诸病源候总论》，其中“疫病病诸候·疫病病候”说：“其病与时气、温、热等病相类。皆由一岁之内，节气不和，寒暑乖候，或有暴风疾雨，雾露不散，则民多疾疫病，无长少率皆相似，如有鬼厉之气，故云疫病病。”疫病是否跟疟疾相关，那就无从稽考了。

曹植《说疫气》对疫病有详尽描述：“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又说患者多是“荆室蓬户之人”，鲜有“鼎食之家”，曹植认为“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而愚民悬符厌之，亦可笑也”。那是说，疫病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所引发的平民流行病。

《后汉书·卢植传》载，尚书卢植奏曰：“御疠者，宋后家属，并以无辜委骸横尸，不得收葬，疫病之来，皆由于此。宜敕收拾，以安游魂。”那是说，疫病流行，皆因“委骸横尸，不得收葬”，那么，为何“不得收葬”？这跟连场战争有关，魏围江陵，吴伐琼崖、围新城，蜀征南中，战争频繁，正好应合“兵人民出，必生疾病”之说，形成了处处皆是“疫病之乡”，染病而死的军民愈来愈多，真是尸横遍野，如何能够收葬？这就造成了数十年来战争与疫病互为因果的局面。